

巍山文史資料

第七輯

政协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

巍山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政协巍山县第四届学习文史 工作委员会

主任：杨绍兴

副主任：张丽君 赵志敏（兼）

委员：马明忠 王体伦 吴正雄

汪文虎 杨平侠 张文献

韩纯祖 张顺枝

编委会成员名单

审 稿：李景白 罗国安

马利东 张秉祥

主 编：杨绍兴

副主编：张丽君

责任编辑：杨绍兴 张丽君

目 录

我的黄埔生涯片断	郭乃文	(1)
我的经历	朱月山	(5)
我在南京受训经过	李毓斌	(15)
一次特殊的救济	赵堪同	(19)
我的学生时代	左启先	(22)
我参加抗美援朝前后	米善彩	(25)
我家在旧社会遭遇片断	赵正生	(35)
余卫民革命斗争纪实	王志平	(37)
兰金喜其人其事	马育文	(59)
我所知道的纳润章校长	马智武	(63)
刘增枯历任职务	文史委	(64)
刘介眉、刘锟父子	刘伯宽	(66)
赵怀公枪杀农民纪实	杨绍兴	(68)
巍山回族与清真寺琐谈	马少川	(72)
小围埂村在杜文秀起义中的地位	米正式	(84)
杜文秀起义遗址介绍	马智武	(101)
小围埂清真寺沿革	马育文	(104)
回辉登回族及其清真寺	米善彩	(110)
小围埂村的由来	米正式	(113)

巍山县师范教育沿革	史万里	(118)
云碧农中创办始末	马丽仁	(124)
纸扎工艺及其民风习俗	张文献	(128)
蒙化民国时期图书业概况	林 茂	(139)
《蒙化府城的古坊》一文增补	张秉祥	(142)
我所知道的巍山县行业公私合营情况	姚国玺	(143)
巍山县公路建设概况	杨 权	(146)
美空军在昆明点滴	赵堪同	(154)
我在西南运输人员训练所	郭乃文	(158)
防空情报片断	张建钧	(165)
河上湾历史沿革	张以正	(170)
国民党抓兵亲睹记	张秉祥	(173)
国民党拿逃兵片断	刘伯宽	(177)
“巍山文史资料”稿约	文史委	(179)

我的黄埔生涯片断

郭乃文

黄埔军校“空交辎入伍生团”于1937年9月，从南京迁到江西南昌以后，由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战局急剧变化，敌军大有继续南进之势，预感南昌已不安全了，因此奉命第二次迁往四川铜梁。按照行军序列第一营先出发，全营从南昌乘火车到达湖南长沙，驻在湘江西岸岳麓山湖南大学校舍里。休息了几天，继续沿长(沙)宁(乡)公路前进，因系徒步行军，边走边演习，因此走10多天才到达常德。在常德休息等候入川的命令。时间在春节期间。

春节过后，第一营约有150个同学，奉命到“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接受专业训练，不去四川了。因此我们这批同学乘汽车转回长沙，驻在长沙东乡金井镇南阳庙里。新队长吴家襄中校，安徽人，黄埔六期生，后到美国留学，刚刚回国。不久，我们这批同学中，又有42人分到战车学生队，学习战车专业，驻地在长沙岳麓山后山(前山是湖南大学)一栋新楼房里。吴队长亲自率领我们到战车学生队办理交接手续，从此，我们42个同学，开始接受战车专业训练。

“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原名“中央陆军交辎学校”，是三十年代初期，徐庭瑶到欧洲考察军事回国后新创办的一所军事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前才初具规模。1937年南京失陷以前撤出南京。1938年改为“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校长蒋介石、

教育长徐庭瑶，总务处长钱振荣。

在南京时，学校有一个练习大队，是1936年冬才招考成立的。上校大队长彭子言，中校大队副倪福兴。大队辖三个连一个排，第一汽车连，学汽车运输，连长王铸寰少校。第二机踏车连，连长姓戴，少校，黄埔六期生。副连长杨友柏上尉，黄埔六期生，云南蒙化县人（现属南涧县）。第三技术连，学各种机动车修理和机件制造。第四战车排，但当时只是学习汽车，还没有学习战车。全大队约500人，来自全国各地，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初中程度的比较多，少数有大学修业的。有的是来南京考学校落选的，有的是来晚了误期的，也有的是来谋事未就的。我是1936年旧历中秋节到达南京的，这时各学校已经考试结束开始上课了，我没有赶上。恰好这时中央陆军交辎学校招考练习大队，我去报考取录了，编在汽车连。每天八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和上有有关技术课及汽车驾驶以外，晚上八至十点，还有两个小时的数学、理化和外文课。外文有英、德、日三种，同学可以自由选择学习一种。1937年春，练习大队作第二次全面考试，从500人中选拔了约150人，成立学生队。我通过考试，再次被取录。

此外学校还有交通学员队，一个实习工厂，一个室内射击场，一个特务连等。在南京期间，学习和生活都比较正常，除军事训练外，主要学习汽车驾驶，汽车构造，汽车运输等课程。每天早晨跑步到玄武湖作体育活动和面向湖水练习“口令调声”。经多次组织到栖霞山、采石矶、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等风景名胜地区去游览，还到九龙池、汤山去游泳。

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学校搬迁，因此干部变动大。战车学生队自成立以后，没有同校部驻在一起，而是单独驻在另一个地

方，开始驻湖南长沙，第二次迁广西，驻在离柳州30公里的雒容县，一直到毕业。毕业后我留校工作，虽然同校部驻在一起，但时间很短，不久我就调回云南了。

我们42个同学，到达长沙驻地以后，编为第一期战车学生队。这时学校已改为“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了。我们军服上佩戴的领章为两个圆形金属的，蓝底、克罗米的字和边，左边为“机械化”三字，右边为“学生”二字。队长谢肇齐中校，黄埔六期生，刚从英国留学归来。队副胡忻和叶际豪，助教10人，其中2人是队副兼。10个助教都是黄埔十期生。这些教官多数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

42个同学，共编为10个小组，5人的2组，4人的8组。每位助教固定负责一个小组。从同学的籍贯上看，分属十七、八个省份，每省最多三人，最少一人，云南省有蒙自闵克新、巧家刘寿龄，蒙化郭乃文三人。同学虽然来自不同省份，但相处得很好。上课时全队集中由教官讲授或示范，队长或队副作翻译。分组活动时，由助教负责辅导。由于我们在南京时已经学了半年多的汽车，对学习战车已经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在生活上，四五十人驻在一栋新楼房内，伙食吃的也好。由于是在战争年代，学习很紧张，游览风景名胜的机会也就很少了，除了驻地岳麓山可以利用休息时间随时游览外，能去的地方就只是到湘江水鹭洲去游泳了。

我们学习的专业是坦克（又译为战车），对坦克的由来，坦克的变型、坦克的驾驶、坦克的射击、坦克的通讯、坦克的战术、坦克的发展等进行了全面的学习。我们的驾驶场选择在长（沙）宁（乡）公路右侧的一片丘陵地带，当中有河谷、陡坡、土

坎、水田、小山头等各类地形。训练时由态度随和的柯莱教官细心指导，循序渐进。先学专供训练用的牵引车，牵引车熟练后才正式驾驶坦克。牵引车的构造同坦克一样，只是没有炮塔和武器，坐在驾驶位上，可以看清四周的情况，同驾驶汽车一样操作方便。加上我们已有半年多驾驶汽车的经验，从而使学习坦克驾驶收到预期的效果。

我的经历

朱月山

我五岁时母亲去世了。十一岁进本村崇实小学读书。开蒙老师马宗扬，师范毕业，其后念经穿衣，是一位清廉贤德的教长。他给我起的名字“志清”，志在清真教也。

四年初小毕业后，准备到大仓街入高级小学。父亲不同意念书，他说要念经，要把守教门。于是我进入本村清真寺念经了。开蒙经师马振武是一位清廉贤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当任教职四十多年。读了四年古兰经，教法学和字法文法也学了个大概。忽然心血来潮，想到昆明念经。我村忽玉龙同学也想去，我们两人就到了昆明，进入永宁清真寺，在开学大经师纳亮卿阿訇帐下学习。至于伙食，有本街富商何瑞廷先生每月供给大米1000斤，足够40余名学生的主食。副食费每人每月约20元。东寺街一位近80岁的林老奶奶，是马光陆将军的母亲，她每月供给我25元。恩师纳亮卿阿訇把忽玉龙和我当为亲生儿女一样看待。

我无忧无虑的在永宁清真寺念了四年经。有高级学长马治国同学耳提面命的帮助我，使我取得了学业的进步。学了好多本经书，五大本学完四本。这时我二哥朱良清来昆明叫我回家，他对我的恩师纳亮卿阿訇说，我23岁了，回家结婚后再来念经，恩师同意我回家。

回到家乡后，我看到崇实小学的教育大大发展了，成立了高

级小学二个班，初小四个班。过去校长是由下关请来，老师也是外地请来。校长马玉清是本村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爱国爱教，急公好义，热心教育。他约我当任教职；我说自己只是小学毕业，教经还可以。他说中文方面你当任低年级课程，主要请你教高小两个班的礼拜经文，要给学生学会礼拜把斋，要把‘伊玛乃’的根子栽稳在他们心中，这是做‘穆民’的根本。

学校有六个班六个教员：朱振声、马志礼、杨国璋、米龙祥、马致知、朱志清，全是本村人。马校长领导开周会，遇有老师缺课时他就代课。因为学生和教员全是回族，所以在高小两个班上加了伊斯兰教的经文课，每周每班加四个小时。马校长小心谨慎，对教育部规定的小学课程完满的排了课，高小的礼拜念经课排在晚上自习时间，不妨碍学生的正课学业。高小二年级毕业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能考入大仓初中。转眼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又进入了1937年的春天。

1937年7月7日是个灾难的日子。我们祖国亘古未遇的大灾难到来了，是鸦片战争灾难后的最大灾难，是举国存亡的大灾难。在这一天清晨，日本倭奴强盗以一个士兵失踪为借口，突然向北京西南郊芦沟桥的驻军开炮，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回族将领白崇禧将军通电全国回族，号召参加抗日。于是中国回教俱进会云南滇支部招募回族青年抗日的公函，9月上旬到达巍山。公函文件大概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强盗实行“三光政策”来烧杀抢我们中国了。白崇禧将军号召回族青年组织起来，誓与倭奴强盗拼命到底。

马玉清校长和马凯臣乡长是巍山回族的两位领导人物。他俩人召集二十一个回族村的阿訇乡老管事开会，在会上揭露日

本强盗烧杀抢的罪恶行为。日本强盗进犯上海，残杀我同胞近40万，进犯南京残杀我同胞近30万，我们要全民皆兵焦土抗战。现在全省回族青年初中以上学生都到昆明报名，到广西入黄埔受训。

10月初，巍山有张权礼、马光华、米茂兴、朱盛昌、米龙祥、米兆清、忽天宽、朱志清等人报名参军抗日，由巍山俱进会报省滇支部。我们八人到昆明住顺城街马店，第二天进南城清真寺报名，知道全省已有300多回族青年报名了。我们巍山城区人徐君寿和朱鹤龄2人是汉族，在昆明进教，念了清真言，一同报名出发，我们巍山共是10人。俱进会领导人对回族青年进行体检和考试。我在书面上写道：“‘七七事变’日本强盗进犯我国，进行惨绝人寰的大肆屠杀，激起我的愤怒和对强盗的深仇大恨，我决心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坚决驱逐倭奴强盗，恢复中华国土”。我的体检和考试均合格。

全省来昆明的300多回族青年，文化素质太低，有的只是小学程度。结果200多人被录取张榜通知，未被取录的100多青年，由本人写志愿书，由俱进会保送到六十军战干团受训，在南城清真寺由俱进会领导人主持开欢送大会。

1937年10月16日清晨，下着毛毛细雨，200多回族青年齐集滇越车站，由“天然旅社”办理行车手续。俱进会请昆明知名人士沙柱城、穆省三二位领队。火车开动了，欢送者近千人，欢声冲天。车行至宜良盘溪草坝时，各地回族教胞送红糖，送甘蔗，摆香案，贴标语，热情欢送。车子第一天到开远，第二天到河内，第三天到凉山，第四天上午到白色，下午另乘车到南宁。当天时间已晚，住南宁清真寺。次日军校主任王景宋中将接见我

们。他说明分校招收的十四期学生已经入伍受训五个多月，十五期学生多数是华侨，尚未到来，要我们等待几天。我们云南回族学生编为“暂编步兵第二队”（第一队是华侨青年）。那时敌机常来轰炸，我们迁驻郊外一所“班氏宗祠”。每天早起操练，中午上课。校本部发来步兵操典，还有好多书，生活已走上正规训练。学校房舍被炸毁，队长桂协华说新校舍建在桂林，完工后十四期、十五期全上桂林受训。

1938年1月中旬，我们奉命迁往柳州受训，每天行军30多公里，大概走了8天到柳州，驻奥东会馆和江西会馆。大门外挂上校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暂编步兵第二队的胸章被收去了，戴上了圆形铜质的“陆军学生”领章。我的胸章上写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第十五期六总队二大队学生朱志清”。我们云南回族200多人是编入二大队（一大队是华侨，也有各省汉族），加上中原各省来的有500多人，共700多人，现在来校讲话的主任不是王景宋中将，是俞星槎中将。他说：“你们所来的同学都是报效祖国献身祖国的，大家的思想上要抱定‘献身’二字。我本人也不例外，也是抱定‘献身’二字。在广东黄埔江岸的学校门上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进此门’。我们中国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报国志士，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一万个肯定的。希望大家要按这副对联的真谛做事”。他讲的话很多，讲了约两个小时。总队长安宾尧少将（回族）也在入伍受训的典礼上讲了话。总队副是张权上校，一大队长是吴宪章，我们二大队长是汪馥邦，下有区队长分队长。这时是正式加强入伍期的训练了。中学时代的数理化学科要学习，《军人精神教育》，《领袖言行》，《总理遗教》要硬

背。军事教育方面，学习《典范条令》。夜间有紧急集合郊外跑，烈日暴雨更是锻炼的好机会。柳州气候炎热，只进三月就40度左右。四月中旬我患重病，送入陆军医院。在这期间我的侄子朱盛昌多次前来看我。我住院期间，校本部贴出布告：本校十五期学生，凡住院治病两月以上者，留第十六期受训，若不愿留，资遣回家。盛昌对我说：“学校给资遣，这是很好的，就回家算了。若再入十六期，病就更加严重”。但我想不能回家，尹光宇教官定能给我帮忙，因为他知道我是阿訇，在几次主麻拜中要我领拜，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尹教官身上。八月上旬我出院了，我去请尹教官给我设法安排出路。尹教官说，我写个介绍信给你，你到成达师范请马松亭阿訇收你入学。于是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到校本部办理了“资遣回家”的手续。

1938年9月上旬，我到了桂林城西外街清真寺进入成达师范学校，见了马松亭阿訇，呈上尹教官给他的信。马阿訇看完信后，问我能讲古兰经吗？我说能讲，从此我是成达师范的一个学生了。第四班有八名学生，马心泉，马文亮是昆明人，我们三人是云南同乡。第五班加上我有十七人，校长唐柯三在中央供职，马松亭阿訇是代校长，学校的一切大小事务全是马阿訇操劳办理。教务主任是艾宜裁先生，训育主任是谢松涛教授。讲课的教员全是社会名流。国文教员王鲁彦先生给我们上《昭明文选》上的好多篇诗赋，也讲陶渊明的诗文，要学生下苦功背诵。

1939年春，学校招收第六班学生，招得四十多名，招收阿訇第二班，招得二十多名。在周会上马阿訇经常讲：我们阿訇班、师范班同样是训练“三长”教育的。“三长”即小学校长、回教协会会长、清真寺教长。学校有校歌，内容就是要肩负“三

长”教育的任务。我把学校招生简章寄回巍山，又写信给亲友，鼓励他们来成达学习。其后巍山回族青年来了8人，阿訇班5人，师范班3人。他们是马孝章、马绍雄、杨廷侯、马学贤、王耀文、马锦章、王宏文、马庆云。现仍健在的有：马孝章、马绍雄、王宏文等。

1939年8月师范第四班毕业，白崇禧蒋军亲临指导，并同师生合影。1940年春，黄埔军校十五期两个大队毕业。这时，朱盛昌来成达同我住了几天，又回军校李家村办理到部队去的手续，出发到前线去了。我应马奉一之托，写信回巍山代他招生。后来米善彩、朱月岐、朱品昌、马应林、米学昌、朱致达、米俊祥、马学斗8人来昆明报到，马奉一坐镇昆明招收。王立志哈吉作了如下报道：全国回教知识青年热烈响应白崇禧将军号召，踊跃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批在桂林毕业，是十五期，约几百人。第二次招考回教学生，光在昆明就录取300多人……

1940年秋，成达师范第五班17人毕业。马代校长奖每人一套“四书五经”。后来马心泉、马文亮来桂林，我们三个云南老乡又见面了。我想同他俩到58军工作。我同他二人说了，他俩说：只要马阿訇校长同意。我们三人去见马阿訇，阿訇同意，并说在哪里工作都要好好把守拜功。

1941年2月，我在江西高安县58军政治部当任录事。军长鲁道源中将是云南昌宁县人，政治部主任马匡国少将是回族，昆明人。我对工作很小心，不上街不看电影，早晚挤时间礼拜。这样工作了一年半多。1942年8月，马匡国主任调我和马心泉二人看守一所军需品仓库，军部经常不定时的在白天、黑夜突然来检查，我和马心泉从来未离开岗位，取得领导的信任。有一次发警

报，天空有三架敌机，一架俯冲投弹，我军四座高射炮齐发，敌机中弹冒烟掉头逃去，落入鄱阳湖中丧命。另两架看到中弹的一架不敢俯冲，在高空盲目投弹落入荒郊。晚间我同马心泉说：“日本强盗这样残忍，活着没有意思，我想上前线把命拼算算了”。马心泉说：“保卫仓库也是抗日”。我早晚更加勤奋的礼拜，马心泉也礼拜。我们俩共同祈祷：求真主主持公道，惩罚罪恶滔天的日本强盗，保护我们受害的祖国取得胜利（阿米乃）。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忽然间胜利的喜讯传来了，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这一天是1945年8月14日，这一天是光荣喜庆的一天。

1946年2月，我呈上假条，马主任面示：准假四个月，行李存放保管室。我把心爱的“四书五经”和《昭明文选》带走，马心泉送我上车。3月8日到家。到家看到门庭房舍街道一切依旧，父亲健在，兄弟姐姐和侄儿如故。妻子勤劳，有一独儿名“小二”，我出门时有半岁，现有九岁刚入小学。我的胞姐阿文回来见到我流泪了，妻子也流泪了。村中亲友来见面谈叙。此后每天早拜后，上坟山到母亲坟前念古兰经。七月间，兴建中学校长纳润章大阿訇约我当任教职，盛情难却，八月间到兴建中学上课。1948年6月，下关马汉章表侄来约我到保安五团供职，11月五团奉命上保山剿灭赵复初土匪，我留下关团部。1949年春，五团由保山转滇南，我仍留团部。1949年12月9日，保安五团在下关参加起义。下关街道通夜锣鼓喧天，爆竹声声，灯火不熄，学生集合欢呼庆祝起义。1950年2月，解放军第十二师师长保汝光接收保安五团，一切手续交待清楚，士兵编入十二师的排连，官员自愿者入“革大”，我回农村。